

数字化赋能幼儿园发展
助力教育强国建设

数字技术介入 幼儿园教学变了样



孩子们在观察从户外捡回来的树叶。 李阿慧 供图

1 教学手段新颖,创生学习内容

为提高教师利用数字技术的意识,我们带领他们尝试运用一些简单的数字化工具,如“花伴侣”软件、AI观察记录、AR互动投影等,在征得家长同意的基础上,我们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安全规范存储。这些手段与工具,可以帮助教师精准捕捉幼儿的兴趣,生成新的教学资源与活动,拓宽幼儿学习边界。

比如,AI可以捕捉幼儿兴趣,动态生成二十四节气博物馆教学主题。每个节气到来时,整个幼儿园都会成为一个大大的“博物馆”。我们首先让AI虚拟同伴等与幼儿对话,捕捉关于节气的生成性问题。如惊蛰节气到来前,幼儿对可爱的智能机器人提问:“惊蛰时小动物会吃什么呀?”

“为什么这个节气叫惊蛰呢?”AI就像一个超级厉害的大魔法师,敏锐地抓住这些问题,并找出幼儿提出的关于惊蛰的热词——“惊蛰的虫虫”,从而帮教师确定活动主题。教师结合幼儿的兴趣点,深入开展了一场关于惊蛰节气的教研活动,并和幼儿一起生成了许多好玩的“惊蛰虫虫”探究活动。

我们还利用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,为幼儿创设生动、沉浸式的教学活动场景。幼儿可以在沉浸式春雷唤醒舱里开启昆虫互动奇旅,在阅读馆寻找关于虫虫的绘本故事,在演艺中心上演惊蛰虫虫童话剧,在3D打印室进行虫虫之家创想建构,还可以在户外寻觅昆虫。这些做法,都让幼儿对于节气的认知,从抽象、遥远的

概念逐步走向具体可感、可知、可触摸的现象。

我们还采用适宜的应用软件,拓展幼儿的探究内容,引导幼儿进行多元化表达与创新,赋能幼儿的深度学习与创造性发展。比如,幼儿在小花园发现许多植物都有香味,但不知道这些植物的名字。于是,教师利用花草探究软件和幼儿一起生成“香味的DNA探秘”项目活动。用“花伴侣”软件探秘有香味植物的名称,再拓展到艺术领域“制作植物身份证”、数学活动“编码植物气味”、语言活动“香味植物故事会”等。

新的技术手段拓宽了幼儿学习的边界,幼儿园的学习资源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。

2 强互动、重探究,丰富教学形式

幼儿天生好奇、好动、热爱探索,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或条件,幼儿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就无法得到满足。新技术新工具有强互动的特点,能促发幼儿的深度探究。

比如,小班幼儿对蜗牛产生了兴趣,教师就在植物角养了蜗牛供幼儿观察。但蜗牛有独特的生理构造和习性,常常钻进土里、壳里,且进食缓慢,幼儿难以观察、发现,许多猜测又得不到验证。在对蜗牛的观察陷入困境时,教师架设了延时相机。幼儿通过延时相机中的视频回放,可以看

到蜗牛持续的活动过程。他们发现,蜗牛排泄物的颜色与食物有关,于是提出“吃胡萝卜拉橙色便便”的猜想并得到了验证,最后还生成了“蜗牛的彩色便便”探究项目。教师又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“豆包API”智能分析蜗牛进食数据、偏好,为教师和幼儿一起持续深度记录“蜗牛日记”提供了关键支持。

AI语言大模型的出现,为教师将故事角色转化为语音交互对象,引导幼儿尝试多角色模拟互动提供了机会。比如,在语言活动“慌张

先生”教学中,教师利用语音模型创设幼儿与“慌张先生”智能体角色对话的场景,幼儿大胆跟“慌张先生”开玩笑,交流慌张带来的不良后果。

“以前组织语言观摩教学活动,很害怕提问了孩子回答不上来,现在把故事时间变成角色扮演剧场,利用AI的智能交互、AR的沉浸式交互功能,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对话伙伴,这让我感受到了AI给教学带来的新变化。”工作10年的教师时佳乐在一次教研中分享道。

3 教师向幼儿学习,构建新型师幼关系

在幼儿园里,虽然幼儿总能给教师以启发,但总体而言,教师还是扮演知识传递者的角色。但在形形色色的数字技术进入幼儿园后,我们惊讶地发现,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角色发生了转变:教师需要向幼儿学习,一种新型的师幼关系建立了。

我园最早给幼儿配备的是一款机器人活动材料,教师需要先进行培训,再按照预设的活动方案带幼儿按预先设定的“程序—执行—反馈”逻辑进行活动。但总有教师反映,幼儿对预设的活动不感兴趣。于是,我们就将机器人活动调整为“机器人的N种创玩游戏”。教师

放下“正确性”的执念,和幼儿一起经历自主探究过程,逐步成为幼儿的智慧玩伴。

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,许多幼儿很小就接触科技产品,他们对新技术似乎有天然的敏感性,再加上幼儿的好奇心强、爱探究,对新技术更容易上手。我们发现,很多时候,教师学习新技术新手段的速度,反而没有幼儿快。在这种情况下,教师就将新技术工具直接投放到活动区,幼儿自主探索,然后教教师玩。这时,一种新型的师幼关系——“向幼儿学习”就产生了。在这种关系下,教师在幼儿创意玩法的基础上,可以创设更丰富适宜的活动。

因此,半年时间内,幼儿和教师就

一起探索了“机器人保龄球”“迷宫救援赛”“快递员闯关”等近百种创新玩法,不断有幼儿在机器人游戏中展示“我的机器人会发光、会唱歌”等本领。

新技术的适当应用,改变了教学方式,让教师有更多时间与幼儿进行情感交互,成为幼儿自主发展的学伴。与此同时,我们知道,技术仅仅是手段、工具,只能在教学中起辅助作用,永远无法代替幼儿的游戏、生活。未来,我们将继续探索数字技术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,让每个幼儿都能在技术的支持下,更好地游戏、生活,最终成为敢质疑、会思考、能创新的人。

(作者单位: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开悦幼儿园)

节日活动要契合儿童内心世界

幼教杂谈

赵彩侠

一名园长在巡班时发现,每个大班都放了两捆蔬菜。询问后,教师说是“学雷锋纪念日”活动,要组织孩子帮厨。另一名园长发现,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时,教师指导孩子给妈妈做同样的纸质花朵……

元宵节、植树节、端午节……丰富多样的节日,是幼儿园开展相关教育活动的好机会。两名园长看到的现象,显然无法概括幼儿园节日活动的全貌,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:幼儿园节日活动,应尊重什么?传递什么?让孩子收获什么?

要尊重孩子的想法。经过多年的教育改革,儿童立场已成为学前教育界的共识,自由自主、以儿童

为中心之类的词,时刻挂在幼儿园教师嘴边,也出现在他们撰写的各种文字材料中。但这并不意味着,它们真正转化成了指导教育实践的信条。在教育场域中,理念与实践不统一,是很容易发生的事。出现这一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,比如教师并不真正理解某种理念的内涵,没有从情感上体认某种理念的意义与价值,没有在实践中获得理念落地后的反馈等。也因此,在幼儿园中,不时会看到教师一边说着让孩子自主选择,一边从自身经验出发进行活动安排。“每个班都准备两捆蔬菜”“做同样的纸质花朵”,就是典型表现,因为它们并非孩子的自主选择。

以儿童为中心,首先要做的,难道不是倾听孩子的真实想法吗?在日常生活中,成人也会过各种节日,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,每个人都希望用独一无二的方式,制造惊喜、表达仪式感。回到儿童世界,也是同样的道理,每个孩子对节日都有独特的认

知。教师要允许孩子自由表达主张,并创造条件满足他们的想法。因此,节日活动,教师要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询问孩子: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日子的?你们想要做什么?只有尊重孩子的独特表达,教师才算过了“以儿童为中心”的第一关。

要传递美好情感。每个节日都有其独特意义。母亲节帮助我们了解母亲的养育之苦,从而与母亲产生更多情感联结。“学雷锋纪念日”帮助人们重温雷锋助人为乐精神,勉励自己与人为善、服务他人。幼儿正处于亲社会行为萌芽阶段,丰富的节日活动,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社会上的各种职业、角色,以及背后蕴含的积极向上精神。因此,要通过充满仪式感的节日活动,向孩子传递美好情感,让他们知道,每种职业都是值得被尊重的,劳动是光荣的、助人是幸福的。

比如,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时,某所幼儿园让孩子回答“什么是女性”“你身边熟悉的女性做的哪件

事让你觉得她超厉害”“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女孩子”。孩子眼中“超厉害”的女生,不光有屠呦呦、杨丽萍,更有会爬山的老师、在ICU工作的妈妈。这些表达,传递的是对所有女性的尊重。

要让孩子收获独特的经验。不同节日因其独特的内涵,也会让孩子有不同体验,从而收获独特经验。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,就是教师必须明晰某个节日的独特性是什么,然后在此前提下开展与孩子生活经验相契合的活动,才能让孩子充分体验不同节日的内涵。拿“学雷锋纪念日”来说,它的独特性在于传递“助人为乐、服务他人”的精神。而孩子与之相契合的生活经验,就在于他们也要学着在自我服务的基础上服务班级、幼儿园。而所有大班孩子都来择蔬菜帮厨,从表面看也是服务他人,但因并非源于孩子兴趣、任务难度低,再加上与孩子日常的班级服务缺少内在关联,形式化明显,可能难以取得好的育人效果。

教师手记



一纸一笔开启孩子学习大门

程瑶

最近,班级角色区的“小餐厅”成了孩子们的游戏乐园。妞妞、豆豆几个孩子乐此不疲地在此扮演小厨师、服务员,“炒菜”“点菜”“端菜”的场景每天都在热闹上演。游戏后的回顾环节,我总会带着孩子们聊聊游戏中的发现,正是这个习惯,让我捕捉到了游戏中珍贵的学习契机。

一次回顾时,妞妞皱着眉头分享道:“老师,小餐厅没有菜单,顾客都不知道点什么菜!”这话引发了孩子们的共鸣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。最后,孩子们达成共识:增设菜单!妞妞说:“我家有菜单,明天我带来!”第二天,她果然带来了一张印着各种食物的卡片。本以为问题就此解决,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:“一张菜单太少了,客人都不够用!”

看着孩子们认真的模样,我意识到,这正是推动游戏深入的好时机。

于是,我在角色区投放了白纸、裁剪好的卡纸和彩笔,并引导孩子们:“既然你们觉得菜单不够,那你们自己做菜单怎么样?”孩子们立刻响应。妞妞拿起彩笔,认真画出汉堡、薯条;豆豆则用简单的符号标记食物。当自制菜单诞生后,惊喜还在继续。孩子们不满足于制作菜单,还自发拿起纸和笔,记录起在小餐厅的“工作”:有的孩子画了卖出的食物,有的用数字标注数量,有的制作起了价签,一笔一画间,游戏有了更清晰的“轨迹”。我突然意识到,这不就是孩子们自发的游戏表征吗?

看着角色区孩子们专注表征的模样,我开始思考:既然表征能让游戏更深入,是否可以在其他区角也提供这样的支持?于是,我在建构区、表演区等投放了卡纸、笔等材料。没想到,建构区的孩子们被激发了灵感。他们用卡纸制作“车牌”,给搭建的房子设计“门牌号”。表征材料如同魔法棒,让每个区角的游戏都生长出了更多可能。

回顾这次发现之旅,我深刻感受到,孩子们的游戏表征绝非简单的“记录”,而是他们梳理经验、深化认识的重要方式。当妞妞发现菜单缺失

时,她在观察游戏规则;孩子们讨论制作菜单,是在协商解决问题;用绘画、数字记录“工作”,则是将具体的游戏行为抽象为符号表达。这些看似随意的表征行为,实则是孩子们思维发展的外显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教师的支持也至关重要。从最初倾听孩子们的发现,到提供材料引导他们自制菜单,再到将经验推广到其他区角,每一步都需要敏锐捕捉孩子们的思维。我们常说“读懂孩子”,而游戏表征就是一本生动的“说明书”。通过观察孩子们的表征内容,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、对规则的探索、对合作的尝试。

如今,再走进班级区角,会看到更多惊喜:建构区的孩子们画下搭建步骤,益智区的孩子记下游戏得分。这些变化让我坚信,为孩子们提供表征的材料与空间,就是在为他们的深度学习搭建阶梯。表征不仅满足了孩子自然的游戏需求,更让他们在“做中学”“画中思”,将零散的经验串联成系统的认知。

作为教师,我们要做的,就是守护这些游戏中的“发现时刻”,用材料、引导、支持,让孩子在表征中自由表达,在表达中深入思考。当游戏与表征相遇,教育便有了最生动的模样——那是孩子主动探索的热情,是深度学习的火花,更是童年最珍贵的成长印记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省直属机关实验幼儿园第二园区)



孩子们在制作“门牌”。 程瑶 供图

管理故事

从“一言堂”到“集众智”

葛雪臻

张老师是班长,也是专业能力过硬的骨干教师。交流时,她提及在班级管理方面十分犯难,不知如何调动组员积极性,不知如何分配工作任务。回想日常工作中张老师经常忙忙碌碌、加班加点的身影,我不禁想:问题出在了哪里?

班级微教研是我国的教研方式之一,目的是以班组为单位开展班本化教研,通过自我评价提升教师反思能力。我想这个过程或许能反映出一些班级管理问题,于是我便深入张老师的班级一探究竟。

教研活动开始,张老师语速飞快地主持着,快得甚至容不得我记录。其他两名教师一个不停记录,另一个默不作声地听着。于是,我在张老师准备分析下一条要点时打断她,对主班教师刘老师 and 配班教师杨老师说:“你俩怎么看?”两人先是一愣,随后刘老师回应道:“我看到张老师当时是这样做的……”我继续问:“你觉得她为什么要这样做?这样做达到目的了吗?”刘老师回答完,我说道:“很好。张老师,后面的分析可以让她俩先说吗?”张老师答应了。于是,接下来的研讨中,虽然话筒时不时还会被张老师抢走,但刘老师和杨老师也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。

接下来,大家继续就保育与安全、家园共育、环境创设等方面展开研讨。由于发言顺序改变,刘老师和杨老师的话也越来越多了。讨论过程中,张老师提出,在师幼互动中可以补充一条:支持幼儿通过儿童会议等方式共同讨论,制定照顾动植物的时间规则。刘老师想了想小声提出疑问:“是否过于具体了?”听到刘老师的反驳,我马上追问:“为什么太具体不好?”刘老师解释道:“规则不应仅限于照顾时间,其他班级可能会制定不同规则,评价要点应广泛地适用于每个班级。”张老师想了想点头表示认同。

在班级微教研接近尾声时,我觉得还需要再进一步,帮助她们找到内隐问题,提升班级合作水平,于是就说:“大家每个人用一句话谈谈为什么要开展班级微教研。”3人各自发表看法后,我总结道:“你们说得都很好,在今天的微教研中,我发现刘老师和杨老师都很有想法,希望以后在开展其他班级工作时,你们也能像今天一样齐心协力,祝你们三个人合作越来越默契。”

通过深入班级,我发现张老师在班级管理中明显表现出“一言堂”现象。结合本学期3名教师的情况,我找到了问题关键:班长习惯性地主动思考和快速输出,使得两名本就缺乏自信的年轻组员没有机会参与思维过程。长此以往,组员会逐渐失去思考动力与能力,班长将会越来越忙,从而形成恶性循环。因此,我尝试介入干预,将“介绍与聆听”的传达模式,更正为“表达与反驳”的互动模式。主班和配班教师在我的引导下逐渐融入教研现场,尤其是在刘老师小声提出疑问时,我立即回应认可,让其感受到了自己参与教研的价值,收获了参与感和自我满足感。微教研结束前,我再次诱导3位教师交流感受,以此巩固管理干预成效。班长意识到要充分给予组员表达观点的机会,主班和配班教师也得到认可,潜在动力被激发出来。至此,班级微教研真正发挥了让教师平等对话、共同成长的价值。

而我,也在深入班级的过程中,发现了幼儿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,即教师梯队结构单一。幼儿园建园时间短,新教师占绝大多数,要求我们不得不在培养选拔人才上下功夫。结合幼儿园工作实际,我打算进行两方面尝试:一是实施班长选拔制,在工作资历相当的教师中,选拔一批有担当、敢作为、有智谋、善沟通的人才,加大培养力度。二是实施班长轮换制,让每名青年教师都有机会参与班级管理,在历练的同时实现自我成长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六幼儿园)